

中山先生羣書考索卷之三十九

山堂宮譜筆 如憲 俊卿 編

兵門

上漢東漢文帝紀注

左監

南軍圖

先祿

本郎中令 武帝改

勳衛六十八人

三晉

武帝置期門平帝重虎賁

右郎中將

主右 虎賁郎 千五百人 无常員多 至千人 主虎賁宿衛

五員中郎將

主五 官郎

左中郎將

主左 羽林郎 百八十人

車左騎三將

羽 武帝置 置 置 騎 改 羽 林 騎

右監 主右 九百人

下准東...志衛尉注

主殿

公車司馬

南宮衛士

北宮衛士

右都侯

右都侯

南宮西屯司馬

北宮西屯司馬

玄武司馬

北屯司馬

北門朱雀司馬

東門司馬

西門司馬

主門兵

衛士五百二十七人

衛士四百七十七人

主劍戟士衛士四百五十六人

主劍戟士衛士三百八十三人

主平城門衛士百三十三人

主東門衛士四百八十人

主武門衛士三千八百八十人

主北門衛士二千八百八十人

主南掖門衛士百二十四人

主東門衛士百八十八人

主北門衛士百二十七人

北軍圖

北軍

中壘校尉

本中尉武
帶改屬

光武省
置中候

壘門

堂北軍

北城兵

越騎校尉

領士七百八

掌越騎

步兵校尉

領士七百八

掌上林苑
門屯兵

長水校尉

領騎七百三十六人

掌長水
曲胡騎

龍驤校尉

領士七百八

掌侍詔射士

屯騎校尉

領士七百八

掌騎士

胡騎校尉

光武并長水

掌胡騎之屯池
陽者不常置

虎賁校尉

光武并射聲五營

掌驍軍

漢興天下既定踵秦置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

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

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修武備云

孟堅志刑法而不志兵取古者大刑用兵之義而以兵附刑

然述之不詳使一代之制无攷焉漢初兵民不甚分如馮唐

謂車卒皆家人子弟起田由從軍而後漢禮儀志謂罷遣之

士必勸以農桑由是觀之兵農尚未分

京師有南軍北軍

漢舊儀曰殿外門署衛尉殿內郎署屬光祿勳南軍將

陵寢有衛士中尉有材官騎士中都有凡卒有官徒水衡有輶

濯士武帝置期門羽林兵有校尉有設者置八校尉兵城門有

兵長樂有兵此京師屯兵之大凡也兵制

衛尉主之

顧曰衛尉等在宮內胡廣云主宮門之內

按百官表衛尉掌宮門下屯兵而後紀言周勃既入北軍尚

有南軍乃今平陽侯告衛尉无納呂產

呂祿為將軍掌北軍產為相國掌南軍太尉已入北軍然尚

有南軍未敢誦言誅產也已告衛尉毋納相國產殿門產欲

入未央宮為亂弗得入為產所將南軍當在殿廡之內及

南軍蓋衛尉即南軍也矣太子變時京師兵及發獨不聞發

南軍蓋衛士從上在甘泉也

以此知南軍為宮城兵而衛尉主之也。古者戶衛有三等宮

衛尉領貴游子弟則領宮徒役事

衛尉領衛郎中令

更名郎中令名光祿勳掌宿衛宮殿門戶其屬有諸郎掌

守門戶出充車騎

凡郎官皆直執戟宿衛出充軍騎惟議郎不在直中

中郎有五官左右二將

車戶騎三將見百官表

又置期門羽林屬為羽林郎乃選六郡良家子補之又取從軍死者子孫養之羽林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

見百官表注

漢儀曰羽林有左監主羽林左騎八百右監主右騎九百人又更期門為虎賁主宿衛此光祿勳所領之兵也

南軍有郎衛兵衛天子宿衛北軍止於護城輕重不卒矣

漢世凡大喪自諸郎衛皆發而宣帝之葬霍光二武之葬吳

則漢詔以北軍護送章懷大子曰不以南軍重之也又王國

人不得宿衛親屬犯法人不得宿衛如趙勝為楚王常侍

李孝廉以王國不得宿衛蕭望之以甲科為郎坐徒罪

法則不得宿衛季父或正月天子行幸曲臺臨饗衛士屬以

農桑令就田里必觀以角抵而後遣則南軍之重可知矣

中尉主之按百官表中尉秦官掌巡徼京師屬官有中

武庫兵器所。都廂內令丞又武道左右候二丞及左右

京朝都尉二丞兵皆屬焉是中尉所職乃巡徼京師以此知

北軍為京城兵而中尉主之也自漢增置八校而更名中尉

為執金吾

百官志注云執金吾秦官緹騎五百二十人光武常曰仕宦

當作執金吾言徒役盛也

及帝用兵四夷發中尉之卒遠擊南越恐內无重兵或致生變

於是創置七校尉募知胡人事者為胡騎知越人事者為越騎

又取中尉屬官所謂中壘者進為校尉換成八校

按武帝校為北軍表不言屬中尉疑中壘自專此統北軍

與中尉異司而北軍始不屬中尉矣帝既增校尉恐中壘

之權太重又於光祿勳之下旋理會添置於是增羽林期門

太意欲南軍二軍之勢均胡廣曰衛尉巡行宮中則執金吾

微於宮外為表裏唐李揆曰漢以南北軍相制此也

按百官表雖不明言八校尉為北軍攷之百官志

中及省中。但置北軍中候一人掌五營胡騎并長水虎賁并射士並掌宿衛兵故舊制累有北軍五校之稱是知武備之入校正北軍也南軍守宮北軍護城雖漢舊制然國有大變則北軍亦繞宮屯衛故官志有五校之兵為宿衛之兵云漢初南北軍亦自郡國更番調發來何以言之黃霸為京兆尹坐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過士効之軍兵則知自郡國調上衛士一歲一更則知更代番上初无定兵自武帝置八校則募兵始此置羽林期門則長從始此。古者城兵不出漢初猶得古意京師之兵不以出征高帝十一年發中尉卒軍霸上文帝三年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二年長安則中尉之兵未始遠出武帝元鼎六年發中尉卒擊呂嘉則失之矣至宣帝又以羽林仗飛諸兵遠赴羌事甚者至發汝南汝南去金城幾何而騷動至此乎南軍在漢世往二重於北軍東漢自明帝至順帝南軍凡二出北軍凡六出

明帝永平中鄧鴻率五營士屯臨門章帝建初二年馬防謀恭將北軍五校擊范滂章和二年竇憲將北軍五校伐北匈奴和帝永元六年遣鄧鴻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擊降反出塞者安帝永初五年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順帝永和五年且凍薏寇三輔遣馬賢將左右羽林五校屯漢陽蓋左右羽林南軍五校五營皆北軍

自宮城門內皆南軍衛尉主之自京城門內皆北軍中尉主之城南。皇城之中有中尉兵宮闕之內有衛尉兵宮殿之門有郎衛羽林期門兵彥群

城門初无兵自矣太子事後始置以城門校尉一人領之十二城門各有候王商以特進孔光以太傅領城門兵得率吏如五府兵制。按漢兵郎无負數虎賁千五百人而多不過千人羽林左八百人右九百人八校各七百人至東漢不過三千五百三十六人執金吾一騎五百二十人至東漢亦不過六百六衛尉所領諸宮掖門都候劍戟衛士至東漢不過二千五

百人十二城門兵不見數然亦不過門置一侯以掖門司馬考
之多至百八十人少或三十八人則城門領於一校大約可見
中都兵蓋僅盈乃杜佑通典謂漢重兵悉在京師非也歷代兵制
郡國郡國有材官騎士樓船有更卒有奔命有弩官邊郡有
成卒有田卒有羗胡騎此郡國屯兵之大凡也按列郡王國侯
國三者其兵不殊郡有都尉
佐守典武卒天下郡國凡百有三置都尉者九十三諸外郡
十三置特多於列郡者重京師而為衛也
王國中尉北都尉侯國相比天子令長每歲郡守尉教兵則相
令長同預
官儀曰八月太守都尉令長相丞尉會都試課殿最是也
其王國封內之兵皆屬天下不可擅用漢官儀曰高祖命天下
選能引關蹶張材力威猛者以為輕車騎士材官樓船皆於正
卒中選而為之一歲而滿
班固曰踵秦置材官持三員器

北用車騎山陰用材官澤國用樓船三者各隨所宜

元鼎六年發隴西天水安定北地地上郡騎士又按地理志

江郡有樓船官下武傳曰願與博昌習樓船者擊呂嘉伍

傳曰有潯陽之船朱實臣為會稽太守詔到郡治樓船用此

攷則巴蜀三河潯陽諸處有材官上郡北地隴西諸處有車騎

而江會稽潯陽諸處有樓船三者之兵官非因其宜哉

刑法志武帝外有樓船疑武帝始置也及攷嚴安書曰秦皇

帝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則樓船蓋秦制也漢因之漢

官儀以為出於高宗宜其然哉

漢官儀云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二歲為材官騎

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為庶民就田里如

淳亦曰律年二十三傳之疇官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為癯罷

漢民凡在官三十二年自二十三以上為正卒每一歲當給

郡縣官一月之役其不役者為錢二千入於官以贖庸者已

上代中都官者一年為衛士京師者一年為材官騎士樓船
郡國者一年三者隨其所長於郡縣中發之然後退為正卒
就田里以待番上調發

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之古者正卒无常人皆決為之
一月一更是為卒更也貧者欲得領更錢次直者出錢以之月
二千是為踐更也天下人皆直代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縣
代也雖丞相子亦在代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代又行者
當自代三日不可往便遠因便往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
百人入官以給代者是謂過更也

此亦秦制漢因之見前

初以羽檄徵兵于郡國

至則以銅虎符領師古曰檄者以木簡為書長尺二寸以
召兵其有急則加鳥羽示速也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
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二合乃所受之解題曰呂氏之
符王叔綏發兵中尉曰非有虎符驗也襄平侯通乃持節為

少帝命謁者持節勞朱虛侯朱虛侯
則即京師固可以制兵事特郡國非虎符則不可發兵且故
助以即發會稽兵而太守欲拒不為發兵是也
七國叛龔高侯詰膠西王卬曰未有虎符擅發兵士自當之
淮南王盜寫虎符終以此敗之

之出南北二軍不出而民兵散在郡國有事以羽檄召材
騎士以備軍旅

始以銅虎符代徵當時各因其地以中都官號將軍將之
如魏徵為北地將軍周竊為隴西將軍

事已而罷京師止南北軍及中尉緹騎郎中令諸郎城門校尉
屯兵北軍屬大尉南軍屬衛尉武帝更太尉為大司馬大將
軍以罷將師至以中尉材官出擊恐京師无重兵而生變於是
八分北軍為八校以中尉領之又恐北軍之權太重故於光祿勳

增羽林期門之兵此武帝以南北軍相制之意唐人蓋知之矣
異時南北軍皆郡國番上无定在之兵也自武帝置大校大抵
以習知胡越人充之則募兵始自期門羽林皆家世為之則長
從始此

期門父死子代羽林孤兒乃子孫見表志

蓋自是有養兵之病而京師之兵制壞矣元狩以後兵革數動
民多買復調發之士益鮮於是發及謫吏次及謫民次及謫武
次及七科謫異時以隸于都尉者充兵故其伍符甚整也及常
兵不足調及他衆甲伍必紊而郡國之兵制又壞矣是以昭
以來其弊日甚。始元元年募民及發犇命者擊益州。元鳳
元年遣太常三輔徒免刑擊氏五年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吏有
告劾亡者屯遼東。本始二年又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
射者從軍。神爵元年又發三輔郡國徒弛及及應募伏飛
射士孤兒胡越騎詣金城以益邊兵去募及犇可調及惡少發
及刑徒選及三百石吏而又以羽林使飛胡射越騎從事

北軍出與紛二无復舊制皆自武帝始之

按武帝時事越則會稽豫章擊朝鮮則卒遼東關西南夷則
及蜀南北軍猶未出至宣帝擊羌而始出矣

及宣帝一起而變之其制湯然矣按光武以舉其并州立定天

下始於黎陽立營鎮立騎常十人以謂者監之號黎陽兵而京

師南北軍如故於北軍則并胡騎虎賁一校為五營以北軍中

候易中壘以監之於南軍則光祿勳省車力騎二將及羽林今

都尉省旅賁及衛士一丞。建武六年欲罷郡國都尉并取太

守尤都試之法惟京師隸兵如故明年罷天下輕車騎士材官

樓船士及解酒吏悉還民伍推更賦如故。九年省關中都尉

十二年罷左右將軍。二十二年罷諸邊郡亭候吏卒然終

建武之世已不能守前法罷尉省校輒復臨時補置

七年罷長水射声二十校十五年復更增屯騎校九年省關

都尉十九年復置函谷關都尉

而送天下亦在二置都尉

以役又歲募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出代所從妻子自占
邊縣以為常九徙者皆給弓弩衣糧於是北胡有變則置度遼
營明帝南亦或叛則置象林兵和帝羌紀二輔則置長安雍二
尉帝鮮卑寇居庸則置漢陽營安帝其後又盜作緣海稍二
增兵而魏郡趙固常山中山六百一十六塢河內通谷衝
要三十二塢扶風漢陽龍道三百塢西羌傳置此多矣然自
光武罷郡試而外兵不練雖強場之間廣此增代列營置塢而
國有征伐終隸京師之兵以出蓋自建武迄于漢衰匈奴之寇
鮮卑之寇歲二有之或遣將出擊或移兵留屯
如永平中伐匈奴留兵伊吾石城至肅宗二年罷之二類是也
連年暴露奔命四方而禁旅无復鎮衛之暇矣至
安帝永初間募入錢谷得為虎賁羽林緹騎營士而營衛之選
亦衰矣

延壽聞詔威羽林虎賁不任事平津則京師之兵亦單弱
矣外之士兵不練而內之宿兵不精設若盜起一夫則
邊界發甲卒取辦臨陣非素具每出輒比於是邊
盛務兵赴遠民不堪命。永和二年交趾九真二郡之兵
反叛无以罷於每命之過款此其以充豫之卒擊象林万里之
寇李固所以力多也三年。永建間方且令郡卒五人教習戰
射又方募為陷陳

羌傳任尚募以擊羌
召為積射

鮮卑傳鄧遠以擊鮮卑

以為義從

東漢有羌胡義從蓋取西邊羌胡之類從者為其也董卓正
以羌胡義從兵入乱京師

火抵劍立名號湯无良法

中平元年黃巾遂作所在盜賊不可勝數於是置八關
鄴尉。五年望乘者言京師有大兵何進於是勸

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取甲介為林无上將軍以

厭之是歲始置西門八校尉以小黄門兼領統之雖大將軍亦屬焉又改刺史為州牧然是時也黃巾諸賊亦就殲滅而肅清之禍深可寒心蓋自中世以後令下房帷

而政歸臺閣戚宦更領兵權

成謂趙武何進

迭相傾奪然五營長服中人陳策嘗言武等欲誅宦官北軍不助武等而助宦官遂族滅焉何武袁紹不勝其憤且懲嘗武之事故欲藉分兵以除之於是內置園校陽武關管外重州牧美召邊將

卓正以并州牧將兵

漢盛衰皆兵之由而國武美為之

光武徒見自西都之季都武或以為患韓延壽以試士借不道誅而霍義之約王莽李通之勸光武皆因秋試之日

勸置武守七號今起軍法難都試之法

初置五軍其將校各如漢而兵有突將无前實也

諸葛亮傳魏以謝眾上疏注曰漢晉書曰曰云云自臣到

漢中二間昔年且然為相雲陽群馬玉隔之丁立白壽列部

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无前實也

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

之所有

多舟師而兵有解煩敢死兩部
孫權傳魏命曹休等出洞口權遣呂範等督五軍以舟軍拒
休等曹公出濡須作油缸夜渡洲上權以水軍圍取得三
千餘人其沒溺者亦數千人權教挑戰公堅守不出權乃自
來乘輕船從濡須口入公軍諸將皆以為是挑戰者欲擊之
公曰此必孫權欲身見吾軍部伍也勅軍中皆精嚴弓弩不
得妄發權行五六里廻還作鼓吹公見舟艦器仗軍伍整肅

如吳先兒子若豚犬耳

操軍紅臉首尾相接可時而走也乃取蒙衝聞船數十艘實

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表以帷帳因引火但前曹公軍吏士皆

欲降又豫備走舸各擊大炬船因引火但前曹公軍吏士皆

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益猛悉延燒

岸上官路須之烟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眾軍遂敗

呂蒙傳權先遣家在前家至尋陽尺伏其精兵精艦中使白

衣搖櫂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尺收縛

之是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

徐盛傳魏當大出橫江盛與諸將俱討時乘蒙衝遇平風

船落敵岸下諸將恐懼未有出者盛獨將兵上突所敵二披

退走有所傷統風止復還

魏當傳魏當大出橫江盛與諸將俱討時乘蒙衝遇平風

船落敵岸下諸將恐懼未有出者盛獨將兵上突所敵二披

退走有所傷統風止復還

魏當傳魏當大出橫江盛與諸將俱討時乘蒙衝遇平風

船落敵岸下諸將恐懼未有出者盛獨將兵上突所敵二披

退走有所傷統風止復還

如吳先兒子若豚犬耳

操軍紅臉首尾相接可時而走也乃取蒙衝聞船數十艘實

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表以帷帳因引火但前曹公軍吏士皆

欲降又豫備走舸各擊大炬船因引火但前曹公軍吏士皆

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益猛悉延燒

岸上官路須之烟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眾軍遂敗

呂蒙傳權先遣家在前家至尋陽尺伏其精兵精艦中使白

衣搖櫂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尺收縛

之是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

徐盛傳魏當大出橫江盛與諸將俱討時乘蒙衝遇平風

船落敵岸下諸將恐懼未有出者盛獨將兵上突所敵二披

退走有所傷統風止復還

魏當傳魏當大出橫江盛與諸將俱討時乘蒙衝遇平風

船落敵岸下諸將恐懼未有出者盛獨將兵上突所敵二披

退走有所傷統風止復還

魏當傳魏當大出橫江盛與諸將俱討時乘蒙衝遇平風

船落敵岸下諸將恐懼未有出者盛獨將兵上突所敵二披

退走有所傷統風止復還

如吳先兒子若豚犬耳

操軍紅臉首尾相接可時而走也乃取蒙衝聞船數十艘實

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表以帷帳因引火但前曹公軍吏士皆

欲降又豫備走舸各擊大炬船因引火但前曹公軍吏士皆

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益猛悉延燒

岸上官路須之烟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眾軍遂敗

呂蒙傳權先遣家在前家至尋陽尺伏其精兵精艦中使白

衣搖櫂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尺收縛

之是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

徐盛傳魏當大出橫江盛與諸將俱討時乘蒙衝遇平風

船落敵岸下諸將恐懼未有出者盛獨將兵上突所敵二披

退走有所傷統風止復還

魏當傳魏當大出橫江盛與諸將俱討時乘蒙衝遇平風

船落敵岸下諸將恐懼未有出者盛獨將兵上突所敵二披

退走有所傷統風止復還

魏當傳魏當大出橫江盛與諸將俱討時乘蒙衝遇平風

船落敵岸下諸將恐懼未有出者盛獨將兵上突所敵二披

退走有所傷統風止復還

如吳先兒子若豚犬耳

操軍紅臉首尾相接可時而走也乃取蒙衝聞船數十艘實

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表以帷帳因引火但前曹公軍吏士皆

欲降又豫備走舸各擊大炬船因引火但前曹公軍吏士皆

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益猛悉延燒

岸上官路須之烟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眾軍遂敗

呂蒙傳權先遣家在前家至尋陽尺伏其精兵精艦中使白

衣搖櫂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尺收縛

之是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

徐盛傳魏當大出橫江盛與諸將俱討時乘蒙衝遇平風

船落敵岸下諸將恐懼未有出者盛獨將兵上突所敵二披

退走有所傷統風止復還

魏當傳魏當大出橫江盛與諸將俱討時乘蒙衝遇平風

船落敵岸下諸將恐懼未有出者盛獨將兵上突所敵二披

退走有所傷統風止復還

魏當傳魏當大出橫江盛與諸將俱討時乘蒙衝遇平風

船落敵岸下諸將恐懼未有出者盛獨將兵上突所敵二披

退走有所傷統風止復還

如吳先兒子若豚犬耳

操軍紅臉首尾相接可時而走也乃取蒙衝聞船數十艘實

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表以帷帳因引火但前曹公軍吏士皆

欲降又豫備走舸各擊大炬船因引火但前曹公軍吏士皆

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益猛悉延燒

岸上官路須之烟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眾軍遂敗

呂蒙傳權先遣家在前家至尋陽尺伏其精兵精艦中使白

衣搖櫂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尺收縛

之是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

徐盛傳魏當大出橫江盛與諸將俱討時乘蒙衝遇平風

船落敵岸下諸將恐懼未有出者盛獨將兵上突所敵二披

退走有所傷統風止復還

魏當傳魏當大出橫江盛與諸將俱討時乘蒙衝遇平風

船落敵岸下諸將恐懼未有出者盛獨將兵上突所敵二披

退走有所傷統風止復還

魏當傳魏當大出橫江盛與諸將俱討時乘蒙衝遇平風

船落敵岸下諸將恐懼未有出者盛獨將兵上突所敵二披

退走有所傷統風止復還

相常去大兵數十里行一右江斬黃祖將張碩及獲艇人還
以白灌引軍兼道陸並集甘寧傳寧雖猛好殺然開爽
有計畧則敬士能厚養健兒健兒亦樂為用命

大率強者為兵羸者補戶

推遣逐討殺二支黨多而往兵少遂乃益施牙幢分

布鼓用夜潛山谷間鼓譟而前應時破敵遂部伍東二部疆

者為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盡除所過肅清

至有二白餘家輒皆料取以他郡羸民以補其後又以五

子分將而吳遂亡

嘉禾二年諸葛恪領丹陽太守討平山越以表領新

安都討与恪參勢初表所受賜後人得二百家在會稽新安

將表簡視其人皆堪好兵乃上疏陳讓乞以還官充足精

日先將軍有功於國二家以此報之卿何得碎焉表乃允

曰今除國賊報父之仇以人為本空枉此勁銳以為備陳非
表志也皆輒糾取以充部伍所在以聞權甚加之下郡歸

正戶羸民以補其処

魏制畧如東漢南北軍如故

時遣南北軍衛張部

初曹公置武衛營於相府以領軍主之及

之改漢乘之名曰治兵是時有中左右前軍各一師又有中護

中領軍領護軍將軍各一人自操納司馬之言黃初中復令州

郡典兵州置都督尋加四征四鎮將軍之號又置大將軍都督

中外兵二柄世在司馬氏而魏祚移矣

晉自文王置二衛

中衛後行

三部司馬

前駟由基後弩

以軍領之

以伐魏遂分左右各一將軍又置羽林虎賁上騎異力四部皆領於驍騎又有左右前後四軍四護軍領之凡二衛左右前後驍騎七軍皆以中軍將軍羊祐領之

祐罷改北軍中候

帝始懲魏氏孤立大封同姓大國三軍兵五千人次國二軍兵三千人小國一軍兵千五百人吳平之後即詔天下刺史悉去州郡兵大郡纔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州縣无備而晉邊東

遷矣

南渡有大將軍都督四鎮四征四平之號然調兵不出三

吳大發舟過三万每歲出討率取奴兵

自用刀協議後皆以奴為兵王道子發諸郡奴號曰樂屬更

翼發六州或北伐是也

百姓怨嗟有戰戰

及及天和中國門之請除必能

亡國時以犯罪配邊者多有逃越遂立重制一人犯

罪及闔門豈不哀哉薛其雅切帝納之

五長之制立於李冲

通鑑云魏无鄉黨之法唯立宗主督護民多隱冒三五十家

始為一戶内秋書令李冲上言官準古法五家立鄰長五鄰

立里長五里立黨長取鄉人強謹者為之鄰長復一夫里長

二夫黨長三夫三載无過則升一等其民調一夫一婦帛一

匹粟二石大率十匹為公調二匹為調外費三匹為百官俸

此外復有雜調民年八十已上听一子不從役孤獨者篤

疾貧窮不能自存者三長内送養食之書奏詔百官止議中

書令鄭議等皆以為不可太尉不曰臣謂此法君行於公私

有益四方有事之月校比戶口民必勞怨請過今秋至冬乃

遣使者於事為宜冲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不因調

時民徒知方長校戶之勤不見均徭省賦之益心必生怨且

及誅諫之月令知賦稅之均既識其事又得其利行之差易
群臣多言凡品差調為日已久一日改法恐成擾亂文明太
后曰立三長則課調有常准蔭附之戶可出僦俸之人可止
何為不可田成初立黨里鄉鄰三長定民戶籍民始皆愁苦
豪強者尤不願既而課調省費十餘倍上下安之
兵具於薛虎子而戍兵資縮自隨之困省
魏以薛虎子為徐州刺史時州鎮戍兵資縮自隨不入公庫
虎子上表以為國家公取江東先須積谷彭城竊唯在鎮之
兵不減數萬資糧之縮人十二匹用度元準未及代下不絕
飢寒公私損費今徐州良田十萬餘頃水六肥沃清汴通流
足以澆灌若以兵縮市牛可得萬頭具置屯田一歲之中且
給官食牛兵芸殖餘兵屯戍且耕且守不妨捍邊一年之收
過於十倍之絹君時之耕足充數載之食於後兵資皆貯公
庫五稔之後谷帛俱溢非直戍卒實豐飽亦有吞敵之執
人從之虎子為政有惠愛兵民應之

世安山而豪強蔭附逃役之弊均

魏初

比多蔭附蔭附者皆无官役而豪強懲數倍

公賦給事中學安山上言歲飢民流田業多為豪右所占
鉅桑并難復宜更均量使力業相稱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
事又難明悉歸今主以絕詐妾媵主善之由是始議均田十
月詔遣使者循行州郡与牧守均給天下之田五男夫十五
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二頭受田
三十畝退止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
耕作及還受之置縮人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
奴婢牛隨有无以還受初受田者夫給二十畝課種桑五十
乘田守為出業身終不還相計見口有盈者无受无還不足
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費其盈計率民之官各隨所給公田有
差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

定都中洛選武勇之士十五萬人為羽林虎賁以充宿衛
李武帝紀乙巳詔選天下勇士十萬人為羽林武賁以充

山堂先生羣書考索卷之三十九



山堂先生羣書考索卷之四十一



兵門

山堂先生羣書考索 如愚 俊卿 編

府

府

上府 千二百人

中府 千人

下府 八百人

折衝都尉

折衝都尉

折衝都尉

左果毅都尉

右果毅都尉

左果毅都尉

右果毅都尉

羽林軍 高宗

神武軍 肅宗

神策軍 代宗

同

長史一人
兵曹一人
別將一人
校尉一人

龍武軍 肅宗

英武軍 代宗

神武軍 德宗

兵

高祖置

三百人

五十人

十人

坊主一人

校尉

隊正

火長

圖

兵

國之制頗有足稱焉蓋古者兵法起於井田自周衰王制廢而不復至於府兵始一寓於農其居處教養皆材待事動

作不息有即自雖不能久合口法盡得其大意此

制大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以爲亂又其甚也至因天下以養亂遂至於亡焉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後廢而爲強騎強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強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強而唐遂亡滅者措置之勢使然也

德初置軍府以驍騎車騎兩將軍府領之折閱中爲十二道置府兵三年更爲軍

唐初置十一軍分關中諸府以建武五年省七年以突厥入寇復置後又省其後定制衛驍武威各有左右又領軍金吾左右千牛亦有左右九十六衛通其云云置十六衛

道軍旗軍長安道鼓旗軍富平道玄戈軍醴泉道并州軍同州道羽林軍單州道騎官軍寧州道折威軍岐州道道軍雍州道招搖軍西麟州道花涼軍涇州道天紀軍宜州道天節軍

軍置將副各一人以督耕戰以車騎府統之六年天下既定廢十二軍改驍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又軍有坊置主一人察戶口勸農桑

軍置將軍一人

正觀十年更號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諸府折衝府兵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二十四皆有各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

此唐贊之言會要云折衝府二百八十通計舊府六百三十三。國史議則以爲太宗置府八百在關中者五百。原十六衛舊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有四。府多在關中說者以爲固本漢置都尉亦此意

折衝折衝亦隸焉太子管軍非古制也

九府二等兵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府置折衝

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

六人士以三百人為團二有校尉五十人為隊二有正十人為

火二有長每人甲兵裝糧皆自備并其介冑戎具藏於庫有所

征行則視其入而出給之民年二十為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

射者為赴騎其餘為步兵每歲季及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

在府者教戰

唐口是折衝自魏漢都試之日郡縣之官及會殿有百哉

九發府兵皆下符契川刺史與折衝勅契乃發

唐之府兵雖散在諸道然折衝都尉並遣隸於諸衛乃是內

任官故官志係於諸衛之後下與外官同隸都尉不隸於衛

尉乃是外任官故表係之郡守之後與唐兵然而領兵則大

守與都尉刺中與折衝同矣何以言之唐兵發付兵符下刺

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尺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

會給馬者官下其直市之若平居无事時則耕於野其番上者

宿衛而已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散能立散于府將歸

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无挫兵之重所以防微漸絕禍亂之萌

也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又遠近給番五百里五番千里七番

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千里十番二千里外十一番皆一月上

唐以遠近分番皆以一月恐大紛擾漢以一歲更代為善又

唐在一千里外者亦不免此法所以壞也

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浸壞番役更代多

不以時備士稍一二應至

時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取京兆

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十二萬人號

騎入隸于十二衛為六番每衛萬人而諸府士夫多不補折衝

將又積歲不進士人皆恥為之自天寶後播磨之法又稍變廢

十七夫折衝折衝折衝折衝折衝折衝折衝折衝折衝折衝折衝

折衝折衝折衝折衝折衝折衝折衝折衝折衝折衝折衝折衝

折衝折衝折衝折衝折衝折衝折衝折衝折衝折衝折衝折衝

折衝折衝折衝折衝折衝折衝折衝折衝折衝折衝折衝折衝

言其後八軍宿衛皆市人及祿山反不能受甲矣

於邊將之屯防者曰初兵之戍邊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皆自使而提之者曰道二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皆帶使持節請之節度使而安祿山正以范陽道節度使反犯天子之兵弱不能抗而諸鎮之兵共起誅之當時號九節度之師大盜既越武夫戰卒有功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父死子擢其兵而不肯代自擇將吏號為留後以邀命於朝天子力不能制則忍耻含垢因而抗之謂之姑息之政始為朝廷患者號回紇三鎮朱全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晉兵更犯京師唐遂亡矣

天子養軍南北衙兵也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禁軍是也
以義兵起大原已定天下悉罷遣歸其願留衛者二萬人
元從禁軍後老不任事以其子弟代謂之父子軍正觀初
擇善射者百人為一番於北門長上曰百騎又置北衙七

管又於元少門置飛騎營

高宗龍朔中取府兵越騎步射置左右羽林軍

武后改百騎曰千騎

睿宗改千騎曰萬騎及

玄宗以萬騎平韋氏改為左右龍武軍又詔羽林軍闕取士以

力部印二臂為之天年禁兵侵耗祿山反入蜀從者裁千人

官子弟補之亦曰神武天騎制如羽林總曰北衙六軍又擇便

騎射者置射生手千人總號曰左右英武軍

以射生軍清內難賜名寶應功臣故射生又號寶應軍初

可貝舒翰破吐蕃因置軍於臨洮之西及祿山反備伯玉將其兵

千人赴難屯于陝賜號神策軍既而領於中使魚朝恩

廣德元年代宗避吐蕃幸陝朝恩奉在陝兵與神策軍迎意悉

號神策軍遂以屯禁苑中為天子禁軍

時神策兵雜苑內柱二數出征戍士多闕死者建中四年

詔以白志正為使募兵竟補志正陰以市人補之名諱相而身
居市肆乃涇卒潰亦募兵寡弱不足備非常及李晟持西兵討
趙北軍遂振。○正元二年特置監軍當連策軍以龍中官又改
左右射生軍曰左右神威軍自關西以後京師實倚禁兵以
重然禁軍不一惟羽林武神二策神威最靈總曰左右十軍矣自
德宗幸梁漢以神策兵有勞號與元從奉天定難功臣自後皆
統於中人矣

順宗即位王叔文欲收神策兵柄以奪宦者權而不克。元和
二年又省神武神威合為天威軍。八年廢天威軍以其兵分
隸神策軍。○景福中以藩臣跋扈議以宗室曲禁兵可謂良策
矣卒之諸王遇害乃召朱全忠兵入悉誅宦官而神策左右軍
由此廢天子充一人之衛官乃亡

德宗正元二年與李泌議復府兵泌曰府兵無事則耕有事
則調發至所期勉將帥深閱有教習不精者棄其折衝甚者
罪及刺史行若近不踰時遠不經歲緣國宗以劉仁軌為

守使以圖吐蕃於是有人久戍之兵武臣以來府兵浸
為人所賤百姓至悉割手足以避役又邊將苦之自天宗
山東戍卒還者十元二三然未嘗有內叛外侮者誠願亦
園恐累族也至開元張說始募長從兵謂之彊騎其後益為
六軍及季林甫為相奏諸軍背募人為之兵不土者又元宗
族不自愛重遂至為梗上曰俟河中平當議之。二年又問
復府兵之策泌請先行屯田上從對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則
安於土不復思歸制戍卒二年而代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
者即以所開田為永業不過數畝則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
兵之法理之既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五六
陸贄曰太宗列置府兵八百所而關中五百卒天下不敵關
中則車重馭輕之意也方世承平文武備極故祿山乘外重
之勢一卒而覆西京然猶諸牧有馬州縣有糧肅宗得以中
興乾元後外虞踵發悉師東討故吐蕃承虛是代宗莫禦是
失馭輕之權也

正觀十年閏內置府二百六十一積兵二十六萬又

關中河北之地人多壯勇故不置府其諸道每歲十月以衛士

帳上兵部以候召發天下衛士向六十萬初置以成丁而入六

十出役其家不免王徭遂漸逃散。杜牧云凡有兵四十萬番

上遠近不均。杜甫兵車行云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白頭還

其驍銳於關中聚勁兵於京師躬定軍制紀律詳及其軍制親

衛殿禁之名其營子龍虎日月之號而分領於殿前侍衛兩司

為步兵者百十有九為騎兵者七十有二而忠佐皇城司不與

為文峻其等級相犯之刑謂之階級以絕其犯上之心二年一

代更出迭入其定荆湖聚巴蜀俘者廣平江南前後精兵不過

二十餘元京師屯十萬足以制外變外郡屯十萬足以制內變

諸州鎮兵內屬侍衛而番方歸鎮亦有天子之兵其內外制

內外相維之勢也 州郡即察防團刺史雖居京師謂之遠

事雖曹樣悉曰參軍一州賦稅民財出納則謂之軍資

本以贍軍使人知以兵為貴咸知所先也遂縣置尉專捕盜賊

濟以縣巡檢之兵不足則會合諸州巡檢使之兵又不足則資

諸守臣與 州帥臣故兵威強盛此其州縣相維之勢也逮咸

平西北邊警之後兵增置六十萬 皇祐之初兵已一百四十

一

四朝志云治平之兵蓋一百十六萬三千

邦用不繼始議銷併乃親製選練之法方為定額蓋熙寧之籍

天下禁軍九十五萬八千六百八十八人時至安石欲變募

兵而行保甲。熙寧二年始聯比其民以相保伍自畿內始九

年而保甲民兵義勇之繁藉者合七百一十八萬二千二十八

人自保甲之久而故老大臣相與論難甚苦而當時百姓至有
自傷殘以避免者。自元豐而後民兵日盛募兵日衰其募兵
其額則收其廩給以為民兵教閱之費。元祐以降民兵亦衰
崇觀以後兵數日滋階級既壞紀律亦亡童貫握兵耻於言
敗。沒第言逃突河北將兵十无二三往二住招以缺額封樁
為上供之用

四朝志并王銍兵制序宋朝前會要修

而藩維之固缺然矣

大中 中兵收三帥之精銳以強輦轂而江上分屯之軍皆隸禁

衛臂指節伸靡不如志唐肅宗。或云國家之兵大抵自禁兵

方而廂兵廢自將兵立而禁兵廢自大軍立而將軍又廢矣

聖祖 養兵止二十二萬京師十萬餘諸道十萬餘使京師之

兵足以制諸道則无外乱合諸道之兵足以當京師則无内

變内外相制无偏重之患矣下承平百餘年蓋因於此王

曰宋朝兵制雖詳然莫能推明其意張栻曰宋陛下神聖

知之元豐五年神宗曰聞見錄以問趙鼎曰五欲
建長久之計其道何如晉曰唐李戰爭不息節度太重而
雖稍奪其權制其錢谷及其精兵則天下安矣上因与石守
信王審琦飲酒曰汝輩何不釋去兵隄市好田宅為永久之
業守信等皆謝明日請解軍政於是更置易制者使上親軍
又收天下精兵以備宿衛

聖祖 以備戰衛為禁軍以給徒役為廂軍各隸兵州之本

內揔千侍衛司而尚書兵部掌其政令因事立名者各隸於

其部又以羽軍教閱者始號廂禁軍後皆以為下禁軍其給吏

千諸司者亦各以其事役屬焉

聖祖 既得天下收節鎮兵權置諸司軍額其名號不一

金鎗班 東西班 殿直 鈞容直

新立內負察直 軍遠

儀日 指揮 三十二指揮 龍騎四十一指揮

武 十五指揮

魏捷四十一指揮

神衛四十六指揮
雄武三十三指揮

良翼五十一指揮
自古禁旅之盛无如本朝者殿前司領騎兵十額三十七
步兵之額二十六 侍衛司領騎兵之額二十五 步兵之
額八十三 御前忠佐軍頭司領步騎之額四 皇城司領
步騎之額二 左右驍驍院領騎兵之額二 建隆初軍額
尤少至

太宗則无不備矣如金鎗之類皆太宗所創也太宗嘗與群
臣議語及屯兵利害張洎上言國家懲前王之失審形勢之
地以天梁者八方所湊為天下之樞司以阜安兆民臨制四
海故于京邑而定都焉昔炎運開基高帝曰吾以羽檄召天
下兵未有至者又武帝以虎符發郡兵即知兵甲在外也惟
有南北軍期門郎羽林兒以備天子意從番備之軍固亦
制置十二衛府兵皆農夫也及罷府兵始置神策為軍旅不
過三數萬人以備天子意從番備而已及祿山犯關雖市人

可奉者除河朔二鎮外太原青社各十萬人邠寧軍宣武各
六萬人潞徐揚各五萬人襄宣壽鎮海各二萬人自餘觀察
團練據要害之地者亦不及万人今天下甲卒數十萬衆較
馬數十萬匹萃在京師本固兵強邦家之利也上覽嘉之長編
景德二年真宗謂王欽若曰馬步諸軍果終簡關關以
斬多公雖承平武備不可廢或謂選近甸強壯朕念取農民
以實軍伍良策也推軍伍之家悉有子弟多願繼世投軍但
慮父兄多隸一軍則須分別以此故不應募今可曉諭許肆
本軍欽若曰此輩嘗從父兄征行兵甲部伍孰於聞見義免
廢農畝而奪耕民真長久之策也宋制。大中祥符四年上
因謂宰相曰外道所給比往年南郊力多千餘萬蓋募兵大
廣亦其間若疾不任事者當得闕之王曰曰言事者稱民間
或有小款及游手皆宜募置軍籍然一列軍門何由復業下
若公田農有利自致滋殖也長編

慶曆四年六月富弼上守禦十二策河北最號勁兵處若及精闕則不敵於天下況夷狄乎頃朝廷未與匈奴和虜騎每入寇惟擢北兵視南兵輕之蔑如也我當分南北兵各為軍凡對陣虜必先犯南軍南軍潰北兵累之以必敗懲此故有南北混而戰者敗走益甚是不若純用北兵之為勝也同上。慶曆六年三司使王拱辰言**太祖**時兵十二萬**太宗**時十八萬**真宗**時四十萬今皆倍之兵在精不在衆冗散坐食非計也長編。慶曆中張方車**太祖**蓄兵不及十五萬人**太宗**朝不過四十萬人**真宗**備禦西北兵籍頗增至八**元**內外增置募軍約四十二萬餘人通。三朝舊兵且八九十萬人其鄉軍義勇州郡鄉軍諸軍小公剽真等不在此數同上。嘉祐七年初**真宗**兵籍開至總三十七萬而禁軍十九萬至道總六十六萬而禁軍三十五萬天禧總九十一萬而禁軍四十二萬其數皆有奇自**慶曆**以來乃總二百二十五萬而禁軍八十二萬視**真宗**時募兵過之至是軍臣韓

真宗之兵有征伐則募事戶則省今西北二邊屯兵漸滿天下之力不能給宜先慮而速勅之開至道天禧之兵**真宗**所以定亂守成者也惟**慶曆**兵乃自西帥增置於是詔中書樞密院撥其制裁為定額通鑑

治平二年命**樞密**副使王淵等十九人往開封府界及京東西淮南諸路募兵長編

熙寧二年樞密院進呈減住營兵數目**真宗**朝北戎无警即便罷兵今既講和而屯兵至多徒耗錢帛文彥博曰自古自募兵兵過事息即罷

真宗以恭儉故至**真宗**時府庫充實因用兵卒致公私匱乏上曰文景恭儉豈是廢事才為以致官用盛豈能立制度所以有成效也如**太宗**朝何嘗橫有費用止緣眾人妄耗物力庫府遂空韓絳曰朝廷須修法度愛惜財幣始能休息生靈一人獨儉未足成化陳升之曰已議暗消本路冗兵於京東招補亦將有字不數年可見効矣呂公弼曰緩邊之兵不可

多減若遇大閱人數全少此戎觀之非便彥博曰自有道成
兵不至闕事也上曰卿等可詳議以聞長編○熙寧三年三
月詔併龍猛八指揮為六舊三百五十人額今以三百人為
額自慶道以來諸軍間有併廢至熙寧初大整軍額有
就而合者如龍衛三十九指揮併為二十有以全部附隸者
宣威併入威猛廣捷而宣威廢契丹其撥入神騎而契丹直
廢罷有併管而增額者如管武二十指揮四百人額併為十
二指揮五百人為額有就而易名者如龍猛四指揮以第四
指揮改充驍雄存二指揮自是部伍齊肅无有名存而實缺
也○熙寧二年詔以禁軍分五都法檢治廂軍其後禁軍或
降剩負或陞階以備廂軍諸路力役之事廣則聞詔增募而
京西轉運司所募多至二萬人陝西減額五千人亦至三萬
人河朔流民寓京東者如舊制募士教閱以為忠果二十指
揮分隸河北總管司以除盜恤飢而河北及熙河路修城置
河北所募五千人熙河亦三千人修京城以廢馬監兵置

指揮亦五千人湖南徭人平戎濫軍與洮河轉
運一皆增置六抵○熙寧元豐之間廂軍之數視祖宗時
衆矣自五代後凡國之役皆調於民故民以勞弊習有天下
悉役廂軍凡役作工徒營繕民无与焉故天下民力完固承
平百年○熙寧四年詔據諸路兵半分年四十五以下勝甲
者并為大分五十五以上願為民者所之舊制兵至六十始免
猶不即許也至是免為民者且長編

神宗嘗謂輔臣曰前以為亂者皆无賴不逞之人

西祖平定天下未嘗招聚之刺以為兵連營以居什五相制節
以軍法厚祿其長使自愛重付以生殺高威於階級之間使
不得動既无敢為非因取其力以衛良民所以太平之業定
而无叛民自古未有及此者○王安石行保甲法**神宗**曰募
民立无異安石曰募兵多浮浪非良農之比也○元豐八年
三月凡禁軍之最親近者執殿宿衛官省皂從乘輿號諸
班直非班直隸於御前忠佐軍頭司皇城司驍驍院餘軍

皆以守京師備征戍而出戍邊或諸州戍戍者謂之屯駐
或謂之屯駐於邊管司者謂之駐泊非屯駐二泊而以乘
留便廩給謂之就糧諸司募者曰役兵諸州募者曰本城
兵教閱者為教閱廂兵番夷內附糾合其人而用之曰蕃兵
什伍其民而教之武事曰民兵熙寧元豐之間兵制備矣
熙寧之籍天下禁軍凡五十六萬八千八百八十八人元豐
之籍六十一萬二千二百四十三人初上即總治平之兵一
百十六萬一千而禁軍步騎六十六萬三千校慶曆之籍減
幾十萬開寶之籍增至七十萬二千上患兵冗邦用不繼始
議銷併乃親制選練修飾武備之法甚衆長編

高宗建炎元年六月詔京東京西河北永興軍淮南江南兩
浙荆湖路皆置帥府要郡大要郡帥府為安撫使帶馬步軍
都總管要郡帶兵馬鈐轄少要郡帶兵馬都監皆以武臣為
之副改路分為副總管路鈐轄為副鈐轄州鈐轄為副都監
總管鈐轄司許以便宜行軍馬事辟置僚屬依帥臣法

多有差誤朝廷起兵則副總管為帥副鈐轄副都監各以兵
從聽其節制正官願行者以轉運使副一自隨軍一自留本
路提點刑獄彈壓本路盜賊則量敵少兵多寡會合以相應
援聖武

綱論太祖兵制宋朝兵制凡禁軍之親近者號諸班直非諸班
直者隸於軍頭皇城內守京師外備征戍其出戍邊或諸州更
戍者曰屯駐非戍諸州而隸總管者曰駐泊非屯駐二泊以乘
賤而留之者曰就糧

包拯嘗言以邊軍州蓄兵愈多之公防守外其屯駐二泊就
糧兵士各令歸營謂此兵也

諸司募者曰役兵諸州募者曰廂兵而教閱廂兵則又即廂兵
而教之也什伍其民教之武事謂之民兵番夷內附糾而用之

謂之番漢兵此制兵之畧也而制兵深意有可得而言者
所趨中令之說收節度之權於杯酒間州郡精兵悉歸京師雖
曰京師十萬諸郡十萬內外是相制而外兵之弱終不若京師

守王宮

國制南軍在京城門內衛尉主之北軍在宮城門外中尉主之

詳見漢兵門

官唐官殿掖門戶有丞武衛大初元年更名光祿勳屬官有大夫郎謂者皆秦官又期門羽林皆屬焉

初更名中大夫今後元年復為衛尉屬官有公車司馬衛

士旅賁二令丞衛三丞又諸屯衛侯司馬十二官皆屬焉

郎掌守門戶出充軍騎有議郎中郎侍郎二中皆充員多至千之

並自官表

光祿勳掌宿衛宮殿門戶典諸書郎更直執戟宿衛門戶

及其德行而進退之。五官中郎將五官中郎五官侍郎五官

郎中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戶出充軍騎左中

郎主虎賁郎習射左右陸長主直虎賁朝會在殿中虎賁郎中

將中郎二中羽林中郎將羽林郎元負掌宿衛侍從選漢陽

隴西安安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子弟補白官心

制左右監門衛掌諸禁衛門籍之法。左右千牛衛掌衛及

供御兵仗親衛一府勳衛一府翊衛二府凡有五府每府中郎

將一人左右郎將各一人。凡府中郎將掌領校尉旅師親衛

之屬宿衛者而惣其府事左右郎將二區番上者以名簿上于

大將軍以職。武德正觀也重資蔭二品二品子補親衛

二品曹孫二品孫四品子取事官五品子若孫勳官三品以上

有封及國公王子補勳衛四品孫五品及上柱國之子補翊衛及

率府勳衛之官二品及縣男以上子若孫補諸衛及率府翊衛

王府執仗親事執乘親事每月番上者數千人宿衛內殿及城

門給食執扇二衛二百人。左右衛上將軍各一人大將軍

各一人將軍各一人掌宿衛凡五府及外府皆總制焉凡五

府二衛及折衝府驍騎番上受其名簿而配以職。左右衛左

右衛騎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左右領軍左右金吾左右監門衛

左右千牛衛凡六。○左右千牛衛掌侍衛及供御兵仗以千牛
備身左右執弓箭宿衛以主仗守戎器。折衝都尉掌領屬備
宿衛師役則總戎具資糧點習以三百人為團一校尉領之。書
官制。○南北衛兵南衛諸衛兵也北衛禁軍也南衛領於金吾
北衛統於羽林李揆曰朝廷置南北衛文武區別以相司察也
北衛之制其後雖增易不常名號不一然皆天子宿衛之兵

禁旅 無復舊制

太祖 始置侍衛馬步軍

世宗 殿前軍時募天下猛士上為都虞候受詔簡其技擊

精絕者為殿前諸班

太祖 受禪樂因其制乃詔殿前侍衛二司簡其驍勇者并為

上軍疲弱者退為剩員又令諸路選所部兵送至闕下補其缺

其後殿前司領兵之額二十七步兵之額二十六侍衛司領騎

兵之額二十五步兵之額八十二通各。建隆二年上留意治

兵乃簡強壯者謂之兵樣散陣諸道令依樣招收其後募兵之

木牌差以尺寸高下謂之等仗亦散給諸州設旗給牌募兵

車督其事部送闕下者軍頭司覆驗引對分隸諸軍同上

御講武 殿親臨試之其法刻木為箭鏃裹以鉛刻命引強

者兩相射又以木槌為馬過施韋鞞俾馳騎相擊皆取其不

避者各分等級以遷隸之由是禁旅精銳同上

太宗 只因二年詔以美名易禁軍舊號鐵騎曰日騎控鶴曰天

武龍騎曰虎衛虎捷曰神衛長編。舊制有左右金吾引駕侍

掌內二宿衛車駕巡行勸節警巡唱探之事又有仗衛司。淳

化五年於崇政殿親選五百七十人分四營上以巡警用禁軍

非舊制遂擇置使傳呼備盜。至道元年復募得二千人以闈

承翰劉承勳為都監六軍諸衛有龍上羽林神武左右六軍以

判金五左右衛仗將軍兼總之然諸衛自左右衛以下官名存

而事廢有侍衛親軍司兼總步衛一軍之政國初有都指揮使

副指揮使其後止置都虞候又有侍衛親軍馬軍司侍衛親軍

步軍司會要

宣宗謂近臣曰如聞禁軍人數不足當令殿前司諸軍材勇者
升補之捧日上三軍每指揮及三百人龍衛上四軍及二百五
十人拱聖而下及三百五十人同上咸平六年募近京強壯
補禁衛詔殿前都指揮使高瓊閱習陣勢召近臣觀之觀行伍
整肅○景德二年上謂輔臣曰殿前侍衛司禁兵老疾者眾蓋
久從征戍失於簡練今多已召還宜精加選擇並長編
慶曆五年丁度建言請擇河東陝西就糧禁軍以補禁旅
之闕

元祐二年八月詔在京置宣武第十二至第十五指揮
廣勇左第二軍第一右第二軍第一兩指揮以先銷廢寬衣天
武第六指揮會一歲厚給別招中下禁軍以補其額故也同上
總論備兵二衙四關國家以仁得天下未始倚兵為重也然定
都陳留四无扞蔽其勢亦必資於兵
張方平言京師古之陳留郡四衝八達之地都城四面无險
阻之形藩籬之固太祖始削節度之權屯兵於內

諸道驍勇者補禁旅

乾德二年令天下長吏擇本道兵驍勇者籍其名送都下以
補禁旅之闕

太宗取禁軍仇健者隸親軍

太平興國三年後苑頭關老軍取仇健者隸親軍能雅老弱
悉分配外州

其強幹弱枝之意悉矣而所聚之兵有二衙有四關或合而為
二或分而為二或殿前居侍衛之下或侍衛居殿前之上其故
可得而稽也蓋侍衛起於後唐

置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而自將之於唐六軍
之外則為私兵至於後唐明帝遂改為親衛軍

殿前起於周之親德

五代晉武皇帝募天下豪傑選武藝超絕者為殿前諸班

宋初侍衛親軍有都指揮使有副使有都虞候殿前亦然而下
侍衛殿前都指揮亦在侍衛都虞候之下傳者為侍

衛都虞候在殿前都指揮使戴與之上而王超亦自殿前都指揮使遷侍衛都虞候是也

唐侯在殿前都指揮使戴與之上。咸平二年王超自殿前都指揮使遷侍衛馬步軍都虞候

自王超罷職无復任者而侍衛之馬軍步軍遂分為二与殿前號為二衛而馬步二軍始居殿司之下矣昭晷捧日天武四廂馬之殿司龍衛神衛四廂馬之馬步二司

捧日舊曰日騎天武舊曰控龍衛舊曰龍捷神衛舊曰英武太平興國二年改控龍為天武龍捷曰龍衛虎捷曰神衛

雍熙四年改日騎曰捧日皆以美名易其軍之號也殿前司捧日天武馬軍司龍衛步軍司神衛謂之上四軍各有左右廂二名二軍

謂之上四軍身士謂之八校

八校校蓋別都指揮使都虞候

四相都指揮使為官軍

則侍衛殿陛出則舊從乘輿九天下之兵柄皆在焉其在也重則其待之也亦不輕是故見宰相而橫杖聲揖禮也至其後則惟橫杖矣

三衛內見宰相皆橫杖主節階下唱諾宰相出易階上揖之此礼久廢惟內中橫杖之礼至今不廢

見兩制而然騎通名礼也至其後則又分道矣

宝元康定間王君貺亦舍人在坐見殿前馬步軍聽騎立門外呈務称不敢求見慶曆二年余作舍人此礼已廢然三衛相逢歛馬駐立舍人馬過然後敢行後十年入翰林相逢分道而過蓋兩制漸輕三衛漸重歐陽歸田錄

至于熙寧待遇之礼繼於一府至有寺監召之而不可得者

九年殿前都指揮使郝質往軍器監議軍器上批三節朝廷待遇礼繼一府寺監小官豈可呼召自今可移文定議續會要

吁何其重也而祖宗立法又有深意所寓者天下之兵本於樞

密有發兵之權而无握兵之重京師之兵總於三帥有握兵之重而无發兵之權彼此相維不得專制

范祖禹言伏見樞密副都承旨曹誦權馬軍司祖宗兵法本於樞密有發兵之權而无握兵之重京師之兵總於三帥有握兵之重而无發兵之權彼此相維不得專制此所以百二十年无兵變也自鳳季以及~~三帥~~樞密之權漸重動爲國患由手握禁旅又得兵發今副都承旨爲樞密屬官權主管軍是亦兵之地又得握兵公口而爲一非祖宗制兵之意

其~~三帥~~周間史洪肇之徒爲之者矣

~~三司~~天下兵柄皆在其手權雖重而軍政號令則在樞密院与漢周間史洪肇之徒爲之者異矣此祖宗之微意非前世所及也

是以樞密承旨管軍范祖禹力言之見上而張公方平亦言宿衛必取端愿之士

嘗言八年張方平言漢宿衛之士選樣武必取端愿之士

初宿衛皆游惰无根蒂者乞於諸班之中漢年勞久次者選西下班殿侍有門閥家業者選取以充殿內之衛此其防微之意非人之所能及也林闕文

山堂先生羣書考索卷之四十一

石集

山堂先生書考索卷之四十一



山堂書講學 如愚 俊卿 編

兵制門

州兵

盛時井田之法滿天下皆兵也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出則為伍兩卒旅師軍為兵者皆吾平居之民為將者皆吾平居之吏也至周用商鞅開阡陌而井田之法廢迫

始皇并天下列為三十六郡置材官

漢列郡王国侯国二者其兵不殊郡有都尉佐太守典武戎甲卒其在王国則以內史比郡守中尉比都尉侯国亦有相按比天子令長漢官儀曰

命天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為輕重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秋後講肄課試各有負數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

光武以幽異兵克定天下始於黎陽立營鎮兵騎常十人以謂者鑿之號黎陽兵建武六年欲罷都國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役紀志。明年罷天下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及軍假吏悉還民伍帝紀

武德初始置軍府折關中為十二道以驃騎車騎兩將軍領之

太宗正觀十年更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諸府摠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關中道置府一百七十二河南道置府凡六十二河東道置府百三十九河北道置府十四山南道置府凡十隴右道置府二十九淮南道置府凡六江南道置府凡二劔南道置府凡十嶺南道置府凡三右十道凡置府五百六十四皆有名號而關中府皆以隸諸衛凡府二等兵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為團二有校尉五十人為隊二有正十人為火二有長

時府衛之法寢壞變為驍騎驍騎變而方鎮之兵繼置禁軍每歲蒐蒐汰著之甲私役有禁教閱有班諸州所募者曰本城廂軍一軍有分隸數州或一州兼屯數軍摠諸州騎兵之額四十有八步兵之額百八十有二是為鎮兵縣又有土軍廂禁二軍二在州縣本在京師亦殿司侍衛司之兵也然其所生長知有州縣不知有殿侍司殿侍司亦不復稽考州縣之兵也名曰內寓其實外軍

州縣兵禁軍廂軍太祖鑒前代之弊收藩鎮之權天下精兵悉選而奉之京師州郡所存率皆疲弱此強幹弱枝之道也稍普議見上循習已久外備不修諸郡毀城墉收兵甲者皆是書生領州大郡給十人小郡給五人以充常役名曰長吏實同於人名曰郡城湯若平地滁州守禦代以白直淮陽重鎮與滁無異去揚而黃復不及滁王元之所言蓋咸平之三年也即三郡推之他可知矣

三年主馬需言太祖之初十分天下有其七太宗開業天下

一家議者乃江淮諸郡毀城隍徹武備者二千餘年書生
領州六郡給十人小郡給五人以充常從號曰長吏實同於
人名為郡城蕩若平地城比在滁州值發兵轉漕關地無人
守禦止以白直代主閑閑及徙淮陽稱為重鎮乃與滁州无
異今黃州城池器甲復不及除揚州一切發何以技括望令
江淮等郡許置本城守捉軍士三二百人
自是以來稍二修置陝西之保毅置於國之四年四年詔陝
西民家出一丁號保毅軍給資糧與正兵分戍吳情與運使
主其事九得六万八千餘人其公邊先選中者亦升為禁軍
號保捷

公邊之振武置於景德之元年
元年陝西運使言西面公邊請州於保毅之軍為簡集成振
武軍四十指揮自立北軍邊者頗振戎不敢寇
然猶未盛也慶曆之初西戎阻命始募民兵以補軍籍陞諸州
軍以充禁旅既增保捷又置管毅比及三年又置保毅內

禁軍四十餘万通三朝兵八九十万而鄉軍廂軍不與焉
後兵大備矣。張方平言慶曆之末慶曆之初議刺民兵極
論其害今日果然太祖朝兵不及十五万太宗朝不過四十
万祥符已後稍二消伏向因西戎阻命始籍民兵俄點以補
軍籍陞諸州廂軍以充禁旅陝西河北京東京西增置保捷
一百八十五指揮九內外增置禁軍約四十一餘万人通三
朝兵八九十万其廂軍鄉軍義軍不在此數

自時歿後隨滅隨補初元刺陝西義勇十五餘万
治平之兵百六万禁旅步騎六十六万三千校慶曆之
籍滅紀十方校之籍增至七十方二千

至三廂軍很多自騎射至軍城其名二十二其為兵九二
十餘万而廂軍益眾矣。三年樞密院言諸路廂軍名額很多
自騎射至軍城其名二十三摠天下廂兵為步指揮九八百
四十為兵九二十二万餘人

古者凡國之役皆調於民有天下悉役廂軍九役作營繕民

無與焉故備戰衛者謂之禁軍給徒役者謂之廂軍皆總於侍衛司而兵部掌其政令

兵志國朝以備戰衛為禁軍以給徒役為廂軍各隸其州之本城內總於侍衛而兵部掌其政令又以廂軍教閱者始號

廂禁軍後以為下禁軍熙寧三年詔以禁軍分五都法以檢

治廂軍熙寧元年之間廂軍之數視祖宗時益眾以自

後九國之役皆調之民故民以勞弊宋有天下悉役廂軍九

役作工徒管籍民無與焉故民力全國永平百年

之出取廂軍之半而教之謂之廂禁軍留之在城免其難

後並加教閱二字於軍額之上曰雄武曰武壯曰靜江曰崇節

曰保節皆廂禁軍也

元年選少壯廂軍留在城以修使二年樞密言廂軍近以致

閱武藝仍改軍額淮南曰壯武江南曰雄武荆湖曰靜江兩

浙曰崇節福建曰保節並加教閱二字於軍額上後之

是則廂軍以役禁軍不役而役之難者廂禁軍亦免之今之禁

以迎出入番休寓直與廂軍無異夫兵者不役二者其一人之身百工所為備勢不可也熙寧私役禁軍之制豈亦事而行之可乎

熙寧中私役禁軍雜經郊制後亦不與親民差遣明文

論京師兵熙寧有言藝祖養兵二十二萬京師十萬餘諸道

十萬餘使京師足以制諸道諸道足以當京師故內外相制無

偏重之患。元豐五年熙寧云云

而張洎之言於熙寧亦曰今天下甲卒數十方衆戰馬數十方

匹萃在京師。太宗語及北兵利害張洎言國家以大梁為天

下之樞故定都焉今天下甲卒熙寧云云

其本固兵強未有盛於我朝也我熙寧加意軍政其練之也精

其御之也嚴或大閱西郊

二年大閱西郊上曰晉漢衛兵數十方然可用者寡朕

親校其擊刺騎射之藝悉為精銳。習戰朱明池

元豐元年鑿池朱明門外選卒號水虎披習戰池中

或閱兵講武殿

開禧三年上御講武殿閱諸道兵得萬餘人屬侍衛

其練兵之精如此武雄肆掠百卒竟誅

乾德中籍諸道驍勇兵送闕下太祖團結為武雄軍九百餘

人白日掠人妻女於城下帝怒捕戮之

川班妄訴全軍俱廢

乾德中收蜀精兵置川班殿直康給與御志直昇開寶四年

太祖以御龍直舊從郊祀時命增給而川班殿直不得如例

擊鼓上訴帝怒曰朕之所與即為恩澤焉有例哉命斬妄訴

遂廢其班

雲捷軍偽印真之極法

建隆三年雲捷軍有偽刻侍衛司印者捕得斬之

酒坊兵士作過罪及主將

何郊言太祖酒坊火發本坊兵士因便作過太祖以本坊使

田慶若等不能部轄並要極法

約束有非莊宗所能及者。上問李承進曰莊宗享國不

久何也對曰莊宗姑息將士隨其所欲給之蓋威令不行賞

罰無節也上曰二十年爭天下不能用軍法約束朕今撫養

士卒固不容吝將當苟犯吾法惟有劔尔

其御兵之嚴又知此夫是以擊刺騎射悉為精銳而見用老弱

怯懦安於利負而不辭。建隆二年令殿前侍衛及部兵驍勇

者升其籍老弱怯懦者去之初置利負以觀退兵

太宗承之軍政益肅故千乘萬騎周旋如一太平興國二

年崔翰分布士伍建五色旗以號令將卒每按旗指蹤則千

乘萬騎周旋如一甲兵之盛近代無比上悅以金幣賜翰

殿庭進退容止中節。至道元年上閱武便殿衛士有挽弓及

一石五十者矢下發綽有餘力又令騎兵步兵東西列陣觀

其進退容止中節上曰此殿庭間數百人尔猶有兵威可觀

况堂二之陣數萬成列者哉

近京補禁衛皆為精兵。咸平四年募近京強壯補禁衛詔高

峻教閱行五整肅上曰昨日村民皆為精兵矣

吁有自来矣至于○永平日久法制稍弛御士之變何郊兩言之。慶曆八年崇政殿宿直皇城司親事官劫取庫兵緣上

殿至何郊兩上書乞重行黜陟

步直兵士之變錢彥遠七言之。皇祐元年軍頭司步直兵士擬欲作過於皇城內先埋藏器械錢彥遠七上書乞根究

而東軍不知戰鬪龍衛不能被甲田况又歷々言之

慶曆元年田况上兵策七日新添虎翼軍自南中選填才質綿弱自云不知戰鬪見賊恐死傳者以為笑若添士兵請給

其立功不在東軍之後八曰騎兵高者無如龍衛有不能被

甲上馬者况老於雲武二騎控弓不過五六斗望空發箭三

十步已墮地

天子聖明一加振刷無復曩時之舊矣成制一定歷代遵之雖

在熙寧亦循舊章雖在崇寧舊規猶在自高俅以恩得用軍政

弛見下中興以來懲諸班之變因置廢食故或以衛兵掃蕩

○建炎四年初上在明州諸班直謀亂已誅其為首者

還越遂發班有趙鼎曰祖宗兵政最為留意。熙寧變亂其

章獨不敢議軍政昨明州班直即訴事紛亂非其本謀乃盡

廢之是因噎廢食今諸將各抱重兵不隸三衙則兵政已壞

獨衛兵彷彿舊制亦掃蕩不存

或以三衙稍廢為言。紹興元年秦剛言祖宗軍政尤嚴如三

衙四相所統之兵關防周密此軍稍廢所恃以備非常者諸

將外衛兵而已

或以親兵寬弱為言。紹興二年胡安國言宋朝分三衙以掌

親軍雖三衙間舊規猶在及高俅以恩得用軍政遂弛陛下

承嗣空位而親兵寡弱豈強本之計

○紹興二年擢湯沂中為神武中軍統制而言者請增衛兵上

曰朕命沂中治神武中軍皆宿衛兵也遂命沂中兼提率衛

兵沂中數曰陳天仗軍弱於是招丁壯未半歲軍容益張

○

考中軍為殿前司

紹興五年時諸將所摠歲二奏功而天

子親兵久无轉汗之望趙鼎請立為得負之法始復祖宗之制

都督軍馬悉隸二衙。趙鼎言都督府軍馬合檢三衙上曰

宗故事軍馬未有不隸三衙今正之甚善

而祖宗舊制於是乎及復盛哉中興之功蓋与創業无以異也

林朝文

從殿前掌之自龍衛以下則或平京師或成諸路

兵志九禁軍之最親近者執戟殿宿衛皆自色役乘与號

諸班直非諸班直隸軍頭司城隍司獻饗院皆以守京師借

征成

蓋以天下積兵聚於京師諸道之兵疲怯不任事不得不然也

中興以來馬軍一司常成金陵收諸帥之兵名為御前軍分屯

言此其遺意歟

司中興以後常出成建康

有先後勢有強弱皆事總中陳員言旅禁以衛京師不當

邊。一二年陳員上兵論三層言於禁當以衛京師不當用

成邊黃若募土人

初包拯言調發諸女非固宗社之策

元年包拯言諸女雖有大故不可多調發近年以來邊陲有

警乃一例調發非固宗社制矣狄之良策

彼去國初未遠也而其言且然况在教出之後為人主者亦當

權其強弱可也今金陵重鎮誠不可緩根本所在豈亦加之意

乎

民兵

盛時天下皆兵也其為兵者皆吾輩唐之民今以

周官攷之司徒之屬族師以邦比之法五家為比十家為

聯五人為五十人為聯四閭為族八閭為聯若作民而師田行

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小司徒乃會方

民之卒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周禮此民兵之制也

任用官子

作內政而寓軍令管子制五家為軌之為之長十軌為里之有司四里為連之為之長十連為鄉之有良人以為軍令是故五家軌故五人為伍軌長率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為連二百人為卒連長率之十連為鄉故二十人為旅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師故萬人為軍五鄉之帥率之國語

官於郡國

秦置材官於郡國漢置材官於郡國文帝曰士卒皆家人子起田中從軍焉者普此民兵也

符堅遣劉奕陽元發

州人丁以為形援

唐之序 九唐志門蕭統據江陵孝恭數進策圖統帝加納李靖使江陵孝恭倚其謀遂圖江陵召巴蜀子弟取用之

待李抱真為懷澤路觀察 留後元八年抱真策山東有

兵所走集乘戰伐後賊重人困軍伍彫削乃籍戶三丁擇

一獨其徭租給弓矢令閑人得曹備習射歲終大校親按籍

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為精兵奉所部得成一二万既不糜于

官而府庫實乃曰軍可用矣緝甲解兵遂雄山東天下稱昭義

兵為諸軍冠李德裕為鄆滑即盡勳南西北德裕至則率戶一百

取一人使習戰貸勿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

宋太祖 乾德元年遣使九人選關西鄉兵赴慶州

太宗時契丹入寇遣使諸州選丁壯為義軍。雍熙三年邊民

之號勇者競團結以襲虜或夜入城壘斬取首級來歸上聞而

嘉之曰此等生長邊陲閑習戰鬪若明立賞格必大有應募者

乃下詔募民有能糾合應援王師者資以糧食假以兵甲平幽

州後願仕軍者優與存錄願歸農者給復三年自是應募者甚

眾。雍熙四年開封尹陳元僖又上疏曰河南又為內

地人戶非能便習武藝不可及宜戒行河北累經戎虜頗有閑

習馳射或可選置軍中望且於河朔沁邊諸州聚集止今本題

守捍城池河南諸州一切停罷上納其言

咸平二年朱台符上疏曰江浙舊有義軍素蒙見中強

壯執柯取則茲事可行以天下土地之饒士民之眾各于郡縣

量置義軍本戶畧與復除歲時少加賞賜動則就便召發靜則

任從營養又於王畿千里之內蓄兵十萬以制之天下孰敢動

搖哉全上。咸平三年錢石水言夫令之所患二在不知戎情

伏望陛下遂州召邊民為招收軍給與衣糧蠲其租賦彼緣兩

地之中各有親族使有懷惠來布腹心彼若率兵此必預知事

苟預知則百戰百勝矣經濟。咸平三年河北河東強壯自五

代時瀛霸諸州已有之是歲始詔河北民家二丁三丁籍一四

丁五丁籍一六丁七丁籍二八丁籍四為強壯五百人為指揮

置指揮使百人為都置正副都頭二人節級四人所在置籍擇

善射者第補校長聽自置馬勝甲者蠲其戶役尋募其勇敢團

結附大軍為捕官給鎧甲衣編。咸平三年王元之言江浙荆

湖淮南福建等郡約民力聚募成池大小並許置本城守提

過五百人勿令差出止於城中閱習弓劍漸葺城壘繕

治甲冑郡國張禦緝之備長吏免割畧之虞全上。咸平四年

詔陝西民家出一丁號保教軍給資糧與正兵八分守城壘遣

御史吳蘊與轉運同主其事凡得六萬八千七百九十五人其

統邊軍十先選中者並升為禁軍瑋保捷全上

景德元年於保教軍內簡集成振武四十指揮，景德四年上

詔比詔河東募士人為廣銳神虎諸軍就置營宇蓋以契丹未

平此等皆勁勇且習知山川道路故帥臣每患其少嘗許續募

今邊防罷募若遂令減去即為弛備然豈可哉增不已乃詔以

見存為定額關則補之全上

景德二年詔河北強壯自今每歲十月至正月召集教閱習以

為常河東曰廣銳神虎河北曰忠烈宜勇

景德三年陝西運使范雍涇原路部署王謙等奏準詔旨

相度邊界弓箭手並是父子相承兄弟相授武藝精熟頗得氣

力不得妄有差役從之會要。范仲淹知延州宝元中元昊叛時

漢縣鄉兵戰仲淹令刺手及兵罷環慶路皆復為農言行錄
詔河北河東強壯陝西京東西路新置弓手皆以二十五
人為團四團為都五都為指揮置使民年二十係籍六十免每
歲十月後正月前分番上州教閱半月

慶曆二年知秦州韓琦請益本路兵於是揀陝西弓手悉刺面
充保捷指揮。慶曆二年詔簡河北強壯刺為義勇不願者釋
之存其籍以備守葺城地自此強壯浸廢又簡河東鄉弓手亦
為義勇而陝西之弓手為保捷分戍邊外時初置義勇人情訥
訥乃詔河北都轉運使李昭述乘疾置郵曰行教令開諭父老
眾始安焉長編。御史中丞賈昌朝上疏言今河北河東強壯
陝西弓箭手之屬蓋士兵遺制也且戎狄居苦寒沙磧之地惡
衣食好馳善射自古御寇却胡非此不可今宜優復田疇安其
屋舍使力耕死戰出為邊用則可以戒屯戍而省供饋而不易
之利內地州縣增置弓手亦當約如鄉軍之法而闕試之今上
慶曆四年樞密副使富弼上河北守禦十二策有曰

以前緣邊上兵无事時令戍本州軍寇至則分為逐路
署司抽起緣邊關食又却以南兵屯守甚無謂也夫上兵
知其山川道路熟其彼中人情復諳虜兵次第亦藉其營護
肉之心且又服習州命令所禦必堅戰必勝也若迂內地則山
川道路不知人情不熟虜兵不諳骨肉不在州縣命令不習又
為南兵怯弱所累則禦必不堅戰必不勝也北虜惟懼邊兵凡
間以南兵替入內地虜人大喜故來則決勝長編。皇祐元年
戶部副使包拯言今河北河東必遣兵募財置卒難惟有
民兵可用往年嘗籍之矣籍之未甚得策又從而釋之切見唐
李抱真民兵之制事頗相近故當時昭義一軍雄視山東將適
今之宜可取抱真之制約而行之一則不費供饋二則群情樂
為其安置訓練之法即有祖宗舊制民兵既壯禁軍留實京師
則內外安矣全上。嘉祐三年李師中提點廣南西路刑獄師
中建言嶺南自古不利戍兵乞置土丁募敢勇家丁至四五則
籍一人總為五番上州教閱不及五百人為四番利高穡農隙

訓之禁一切他役上番則給糧免稅較長兇二丁稅於是一路
得四萬餘人同上。嘉祐四年上封者言義勇為河北伏兵惜
其束於列郡遺其大用而議者但以爲城守之備誠能以河北
冀邢分東西兩路命二郡守臣爲義勇總管其官爲鈐轄咸以
李德巡關一犬戎入寇即翔集赴援傍出掩擊彼虜腹背受
敵則是河北三十餘所常伏銳兵朝廷下其章河北四路帥臣
全上。大名李昭亮定州龐籍真定錢明逸瀛州王贊議曰唐
李抱真籍民三丁選一農隙則試以示賞罰得勁卒二万是時昭
義步兵起於諸軍此近代之顯効而或者謂民兵抵可城守難
備戰陣非通論也但今便分爲兩路置官統領以張用兵之勢
外使敵人疑而生謀內亦搖動衆心恐非當兵之術姑令點集
訓練二三年間武藝稍精遇有警時得將臣如抱真者統馭制
其陣隊示以賞罰何戰之不可哉自置義勇州縣以時按閱即
日已熟行固無疑詔如所議長編

治平元年乙亥命屯田郎中徐億取方貢外郎李師錫

外郎錢公紀刺陝西諸州軍百姓皆爲義勇初宰相韓琦
三代漢唐以來皆籍民爲兵故其數雖多而瞻養至薄所以
制之字而威服四夷又非近世所蓄凡兵可及也唐制府兵
最爲近古

以後廢不能復因循至于五代唐募長征之兵故困天下
而不能給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万河東幾八万勇悍純實生
於天性而有物力資產父母妻子之所係若稍加簡練亦唐之
府兵也陝西當西事之初亦嘗三丁選一丁爲弓手其後刺爲
保捷正軍及夏國納款朝廷揀放於今所存者无幾河北河東
陝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体今若於陝西諸州亦點
義勇止刺手背一時不尤小擾而終成長利詔從之樞密副使
胡宿請且刺公邊州軍。上曰不若即了之韓琦意亦欲如此
乃命億等往除商號二州不籍餘悉籍義勇總得一十五万六
千八百七十二人全上。知諫院司馬光奏曰昔康定歲國之
間籍陝西之民爲鄉弓手始者明出數榜不便之守護鄉里必

不刺充正軍屯戍邊境榜尤未收而朝廷尽刺充保捷指揮令
於邊州屯戍官後官中知其无用遂大加沙汰以公據放令遂
便乞早降指揮罷刺陝西義勇終弗聽全上光又六奏及申
中書自劾求去亦終弗許嘗至中書與韓琦辨琦謂光曰兵貴
先聲後實今諒祚方桀傲使聞陝西驟益二十萬兵豈不震眉
光曰兵之用先聲爲无其實也独可以欺之於一日之間尔少
緩則敵知其情不可復用矣今吾雖益二十萬兵然實不可用
過十日西人知其詳寧復懼乎琦不能答復曰君但見慶曆間
陝西鄉兵初刺手背後皆刺面充正軍也今復然耳令已降勅
榜与民約束不充軍戍邊矣光曰雖光亦未免疑也琦曰吾在
此君无憂此語之不信光曰光終不敢奉信非独不敢但恐相
公亦不能自信耳琦怒曰君何相輕甚耶光曰相公長在此可
也万一均逸偃薄他人在此因相公見成之兵遣使運糧戍邊
又掌間耳琦默然竟不爲止其後十年義勇運糧戍邊率以爲
常矣同上

熙寧正月辛丑樞密使呂公弼言請簡河北義勇五分之二
一刺手背爲一等二字令養馬習騎射而免其戶賦甲兵詔從
之同上

神宗時河北河東陝西三路義勇總四十二萬餘河東弓箭手
七千陝西十郡并寨舊籍四万六千三百後婦休息聽以爲保
甲云。

熙寧三年知定州滕甫言臣切謂中国之兵与夷狄之兵常處
多寡之不敵其故無他盖中国兵有定數至於平民則素不使
之知戰夷狄之俗人人能鬪擊无復兵民之別有事則率国皆
來此所以取勝多也今河北州縣近山谷處民間各有弓箭社
及獵射守等戶習慣便利与夷人无異乞下本道州縣令募諸
邑公人及城郭鄉村百姓有武勇願率弓箭者爲社每年春長
吏就其射如勸誘閱試之緩急雖不可調發亦足以爲捍禦從
之。王安石進呈蔡挺乞以義勇爲五番教閱事上曰論及民
兵安石曰募兵未可全罷民兵可漸復雖府界亦可爲至於廣

南尤不可緩今中國募禁軍往戍多死此害於仁政陛下誠能
軍職所得官十二三鼓舞百姓豪傑使趨為民兵則事甚易成
上患此院不肯措置義勇安石曰陛下誠欲行則孰能禦此在
陛下因爲上言國之大政在兵農上曰先措置得兵乃及農
緣治農事須財兵不省則財无由足安石曰農事亦不可以爲
在兵事之後前代興王知不廢農事乃能并天下興農事自不
費國財但因民所利而利之則亦因民財力而用也長編○涇
渭儀原四州義勇方五千人舊止戍守經畧使蔡挺始令遇上
番依諸軍結陣隊分隸諸將選藝精者補給官馬月廩時帛
郊賞與正兵同遂與正兵相參戰守時士兵有關詔募二千人
挺奏以義勇黥刺累年雖訓練以時而未施於征防意可以按
府兵遺法俾之番戍无補所關士兵詔復問以措置遠近分番
之法挺即條上以四州義勇分五番番二千人防秋以八月十
五日上十月罷防春以正月十五日上三月罷周而復始所募
士兵歲減糧八万石料錢六十餘緡春夏衣帛五千疋綿二万

七十兩詔從之行之諸路長編○十二月中書言司農寺定
縣保甲條制凡十家爲一保選主戶有心力者一人爲保長五
十家爲一大保選主戶最有心力及物產最高者一人爲大保
長十大保爲一都保乃選主戶有行止材勇爲衆所伏者以爲
都副保正凡選一家兩丁以上通主客爲之謂之保丁但推以
上皆充單丁老幼疾患女口等並令就近附保兩丁以上更有
餘人身力少壯者亦令附保內材勇爲衆所伏及物產最高者
充逐保二丁除禁兵器外其餘弓箭等許從便自置習學武藝
仍乞選官行於開封祥符兩縣團成保甲候成次諸以漸及他
縣行之先是同管勾開封府界常平等事趙子幾言近歲寇盜
充斥公爲民害今欲依舊保甲各立首領使相部轄及捕賊賞
格乃下司農寺詳及至是增損行之同上。王安石初爲保甲
之法令民自置弓箭及每小保用民力築射埭又自辦錢糧起
鋪屋二兩區每保置鼓遇賊聲擊開封酸棗等縣民千餘人赴
寺訴其不便時五路義勇皆改爲保甲至元祐罷之。上謂

王安石曰用募兵與民兵亦無異若役之過苦則亦變矣安石曰役之過苦則變誠然募兵浮浪不顧死主之人則其喜禍亂非良農之比然臣以嘗論募兵不可全無周官國之勇力之士屬於司右有事則可使為選鋒又令壯士有羈屬亦所以強難也上論變義勇為民兵上曰民兵雖善止是妨農事如何安石曰先王以農高兵因鄉遂寓軍旅方其在田什伍已定須有事乃發之以戰守其妨農之時少今邊陲農人則無十五不知戰守之法又別募民為代兵兵及邊人耕織不足以給衣糧乃至官私轉輸勞費尚患不足遇有警事則募兵反不足以應敵無事則百姓耕種不足以給之豈得為良法也上曰止是民兵未可恃以戰守奈何安石曰唐以前未有募兵然可以戰守臣以為募兵與民兵無異願所用將帥如何耳將帥非難求但人主能察見群臣情偽善駕御之則人材出而為用而不患無將帥則不患民兵不為用長編。熙寧四年上曰府兵與租庸調法相安石對曰今義勇土軍上番供設既有稟給則無貧富皆可

以入衛出戍雖未有租庸調法亦可為第義勇以良民為之當以義禮子卷今皆倒置沮其手背人不樂也殺關廢費人不樂其二也又使之運糧人不樂其三也今措置義勇皆當反此使害在於不為義勇而利在於為義勇人以得藉名於義勇為幸至於武藝推恩隨人材之高下使咸有幸得之心則俗可變而衆技可成也擇其鄉閭豪傑為之將校稍加贊技則人自悅服知令募兵為衛有積官至刺史以上者殺此與彼固無不可况又不至如此實官祿以足使人樂為之陛下誠能審擇近臣皆有政事之材異時可使以將此等軍今募兵出於無賴之人尚可為軍相主則近臣以上豈不及此輩此乃先王成法社稷之長計也上極以為然同上。熙寧五年癸亥樞密院言諸路勇敢效用法緣邊諸路經畧司勇敢效用皆以行勇應募從軍月給錢糧戰馬器甲以時練習若無調發且聽家其戰勞效依次選補凡四補至借職此弓箭手有功迂轉自押官至借職凡十四資種速持異非朝廷第功均賞之意先挑選原

路經署司英勇敢武藝奮雄力多不中程精凡相參疲
弱我半尋閱試汰去冗濫粗為精勇今以河東鄆延秦鳳環慶
熙河路各二百人涇原路五百人為額不刺手不置營每季首
赴經署司閱試及本軍注籍遇有邊事追集給口食借官馬給
草料其教習日依甲分射親及野戰中者有賞全不中者減料
錢次季又不中勒停遇戰有功以八等定賞從之仍頒行諸路
長編。熙寧五年執政同進呈河東保甲事樞密院但欲為義
勇強壯不別名保甲王安石曰此非王安石初議也上卒從安
石議令及依王安石所奏月上。上欲修河北弓箭社馮京曰
河北義勇十八万自是何須做弓箭社王安石曰河北義勇收
人戶不盡河北有許多地有許多人何故只令十八万人習兵
為義勇而不可令及習兵當如今府界保法修定古者民居則
為比二有比長及用兵即五人為伍二有伍長司馬二十五家
為閭二有閭胥二十五人為兩二有兩司馬兩司馬即是閭胥
伍司馬即是比長但隨事異名而已。熙寧六年八月復比閭

養馬法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戶一馴有物力養馬者戶
一聽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便自市毋或強予府界
毋過三千疋五路毋過五千疋馬除襲盜賊外不得乘越三百
里二等以上十戶為一保四等十戶為一社以待死病補償者
保甲馬即馬主擅償之社戶馬半償社人償之歲一閱其瘠肥
禁前留者凡十有四條先自府界頒行為在五路者要監司經
畧州縣更度長編。熙寧八年四月詔罷給田募人充役已就
募人聽如舊有走死停替者勿補先是王安石為上言給田募
役有十餘害上曰苟如此初何以有此議二者必言所利豈日
檢初議乃李承之言募弓手宜如弓箭手為便遂作此法餘无
所科安石曰只以田募弓手已不如募弓手之便弓箭手雖
選強壯然即取足於一家苟可以強壯則弗却也弓手乃選強
壯於元方所募皆得直強壯也上乃令廢以田募投法同上。
熙寧九年五月詔諸保甲可依新降隊法結隊并印新結隊圖
付兵部每一都保結為一團結隊之法三人為一小隊二小队

為一中隊五中隊為一大隊并引戰一人居前擁隊一人執刀居後兼二人居左右執旗一人居中凡五十人皆選士也有馬人馬无馬人各為隊二中兵械或純用一色或雜用弓弩刀斧鎗皆於結隊時商定教習元豐二年十一月辛亥提舉廣南東路常平等事林頤言今天下之民家為之保二為之長二為之正者豈特不容其好而已蓋歸其食於農藏武士於耕夫所謂教而後使之道也欲乞本路以江海諸州依西路法訓閱其既熟山川之險易而又知夫已矢金鼓之習則一方自足為備可以不勞北兵矣詔下廣南東路經略轉運提舉鈐轄司相度皆言廣惠潮封康端南恩七州皆並遠及江海外接蠻賊司可依西路保甲教習武藝後元豐六年十月准發遣京西路轉運判官孫覿言看詳諸路巡檢土兵立法之意蓋為其人習知本處人情出入道路易以緝捕盜賊近巡歷諸州見所招土兵多老弱不堪被甲曰擒盜者十无三四仍未必皆土人欲逐路委監司一員選留外改刺逐州州軍使之同

元祐元年七月右司諫蘇轍言臣切見朝河比河東初置義勇不以地接胡越有守禦之備每歲冬教一月民雖以為勞而邊防之計有不得已及熙寧中更置保甲使京畿二三路之民日夜教習三聖臨御知其不便率皆罷去民得歸東耒藉盜賊因此棄息歌舞聖德无有窮已惟有冬教一月之法三路以被邊之故民習為常不敢辭翹至於京畿諸縣累聖以來為輦轎所在素加優厚今乃与三路邊郡為比一例冬教情所未安伏乞聖慈深念根本之地所宜寬恤特與諸州同十一月殿中侍御史呂陶言伏見保甲法雖已更改猶有一弊未便於民其一為罷去二十畝已下免教指揮却令五等戶有三丁者皆赴冬教一月緣民之貧富不等子之多少而教之不教則有幸不幸今田百畝家有一丁則免教是謂之幸田有十畝家有三丁則赴教是謂之不幸比貧富力役大為不均臣愚欲乞於三等以上或等第雖低而家業及一百貫有三丁者乃得差充其一為

陝西州郡今秋雨滂人戶有訴災傷去處而額稅不及五分並須赴教官司奉法不敢放免臣切謂保甲之令行已累年朝廷知其有弊多所厘改欲民休息若雖候災傷及五分方與免教亦恐德澤未廣臣愚竊乞應將災傷縣分兼特免冬教以惠畿內三路之民詔府界保甲人戶五等已下地土不及二十畝者雖三丁以內並免教從陶請也長編。元祐二年詔諸路巡檢土兵額半差禁軍以樞密院言土兵本以諳悉山川地理易於捕寇今歲久以親戚鄉里之故或庇其為奸請以禁軍相兼故有是命同上。紹聖三年三月樞密院言廣南東西路捨手土丁。熙寧舊法一年將教一年上州昨自元祐以來罷上州只令縣教慮因此漸成廢墮依熙寧舊法同上

調宗 建炎元年張憲請募民縣以為十五使合力抗虜謂之巡社有甲隊步射之制擇土豪一人為都副總轄領行天下二年詔陝西河北依舊餘皆罷。紹興初王庶知吳元兼利路安撫籍諸縣良家子弟號曰義士每兩丁取一二丁取二與免

每五千為一隊以知縣為軍正尉為軍副日關於州不半年有兵二十方今川口義士尚多皆時使倡之也其後。紹興四年承楚秦州各置水寨民皆團聚。紹興二年一年張輔世言利路義士就令土豪領之多率斂徵求役无虛月望放田農詔由樞密院。紹興二十一年詔籍鄉兵知荆南府續甯人請籍民為義勇其法取於主戶之双丁十戶為一甲五甲為一團皆有長擇一邑之豪為總首歲於農隙教閱官給其糧其後籍者至七八千人

宗 乾道五年三月淮西副總管王公述進對一曰准甸義兵可按教不可久勞有妨耕種。淳熙三年一月上御便殿閱兩浙福建土兵上曰軍士皆好身手教閱又三數月事甚巨精熟弓弩手自可比殿前司之數因諭輔臣曰向來兀术入寇陳思恭邀截于平江官兵乃用長槍不能及虜兀术遂以輕船遁韓世忠江上之戰亦然若用弓弩兀术必成擒矣今次州郡起發禁軍土軍極整肅茲又及時遣歸更加激稿他時調發必易集

聖訓。淳熙四年八月壬申進呈前來教閱民兵兩淮刑案總
費為緡錢三十六萬有奇米三萬石有奇上曰此謂逐路追集
教閱耶趙雄奏兩淮各就漕司逐路教閱了後襄陽荆門各就
逐州上曰如此則可與降指揮農隙日令守臣教閱一月聖
諭。淳熙十一年十二月上曰議者多言邊郡太守須是久任
今邊郡无兵雖久任何益大軍皆在江南若是創置又費衣糧
却是弓弩手民兵无養兵之費更有養民之益緩急亦可用
八年抱真策山東有變乃籍戶二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
閉月得曹偶教戰習射歲終大閱第能否比三年皆為精兵卒
所部得成卒二萬既不廩于官而府庫實遂雄山東天下稱昭
義步兵為諸侯冠其後李德裕為劍南西川節度代請甲人安
定弓人河中弩人浙西繇是蜀之器械皆率力二百取一
人使習戰貸勿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牙於是二邊最
羅南詔請還所俘掠四千人吐蕃維州將悉但謀以城降

詔天下大括將吏又發民為兵力出征夫無人自備
仗謂之義軍用張延明之謀也得征夫五千人實无益於用而
民間大擾

晉齊王勣籍鄉兵每七戶共出兵械資一卒號武定軍

咸平四年又括陝西丁壯共得萬八千號保毅軍

陝西鄉丁為義勇軍及令環慶延為撥保毅軍為義勇初宰

臣韓琦言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出

於天性而又有物力資產父母妻子之所係若精加揀練亦唐

之府兵也陝西當西事初亦嘗三丁選一為弓箭手其後刺為

保捷西夏納款朝廷釋之河北河東陝西當西北控禦之地其

勢一也今若於陝西諸州亦刺義勇止刺手旁亦无驚駭一時

雖獲終成大利上乃命徐億分諸州籍之得義勇十二萬二千

五百人初韓琦欲刺陝西民為義勇諫官司馬光抗言數十萬

言其不可

四朝志序國家籍郡國鄉里及旁塞之民與其丁壯子弟之
應募者隸習武事備戰守曰義勇曰弓箭社曰保教曰寨戶
曰疆人曰上丁曰弩手曰洞丁曰搃手曰弓箭手曰敢勇曰
蕃兵各因其方之民而名之通謂之鄉兵

自熙寧以來民兵莫盛於保甲王安石欲變募兵而行保甲帝
從其議熙寧三年始照比其民以相保伍乃詔畿內之民十家
為一保選主戶一人為保長五十家為大保選一人為大保長
十大保為一都選衆所服者為都保正又以一人為副應主客
戶兩丁已上選一人為保丁附保兩丁能有餘丁而勇壯者亦
附之先行緝捕既就緒遂推之五路以遍于天下初以捕盜賊
而相保任而未隸以武事四年始詔畿內保丁隸習武事熙寧
元年呈引府界保甲藝成者常親閱之擇其能者官使下者亦
賜金帛熙寧四年詔五路義勇悉改為保甲其年府界河東陝
西歲費三十一萬三千一百六十六緡而團教之實為一百萬
有奇凡教集歲遣使則謂之提舉按閱率以近臣挾內侍往

以番次藝成者先按閱率五六歲一遍徇河東以金帛
不足以賞乃至十一歲上詔晉人介告二虜之間講勸不可
加賜緡錢十五萬其繫籍義勇保甲又民兵合七百一十八萬
二千二十人自保甲之法立爭之甚熾文潞公司馬公皆請罷
保甲韓維呂公著范純仁王岩叟皆深言其弊渡江以來楚秦
州各置水寨民兵皆團聚邀擊賊衆上曰准甸遺民能刀奮忠義
如此水寨民兵並與放十年租稅

見衛兵出戍

東兵不及土兵田况言之

田况言撫武保捷皆是土兵材力伉健武藝精強其餘請給
其微不及東軍之下者新添虎翼軍不知戰鬪若添土兵請
給其立功必不在東軍之後

彼其習於風上長於戰鬪故能動有成功慶曆初詔刺四路弓

手張公方平曰不可
兼正元年詔陝西河東河北京東西路籍民為弓手強壯

充保捷軍

韓公曰可卒刺之

慶曆二年詔琦嘗奏本路諸盜軍馬詔琦詳度以聞琦請陝

西弓手悉刺充保捷指揮諸州保毅軍河東河北義勇皆溫手

治平初詔刺陝西義勇溫公曰不可韓公曰可卒刺之見前夫

以困窮之至仁大君之至忠而籍民為兵猶莫之免良以費自

而足用也馴至熙寧因趙子幾之言行保甲之法見前夫保甲

亦民兵也而為法既密見前為教益酷鞭笞之苦誅求之苦不

得免為民不堪命則有執指使逐巡檢攻提率幹官以輸其

而已見上安得人人如黃廉之在河東也哉
元祐元年黃廉提率河東路保甲九二年雖在團教場未嘗

易備服元豐末他路擁兵殺官吏結河東保甲不為大吠之聲

噫是无以議為也有如弓箭之刺率皆市人不可用而官教

甚所不至為寇何韓之慮不及張耶

墓志時於諸路刺弓箭手為官教保捷指揮方平連年之不

從所刺兵皆市人不可用而宣毅驕甚所不至為寇識者以不

從方平言為恨

義勇之刺其後連糧成邊率以為常何韓公之慮又不及司馬

公耶上文曰張公司馬公慮甚遠矣而韓公亦未可深貶也石

壕之詩公蓋誦之久矣彼誠見六漢唐調發之弊故欲收拾強

悍者養之以為兵則良民可以保其相聚之樂雖稅斂之厚不

恤也

別錄琦議及養兵事慨然曰琦有所思而得養兵雖非古然

自有利歟昔者發百姓成邊无虛歲杜甫石壕吏篇謂兵於

民其弊至此後世既收拾強悍无賴者養之以為兵良民雖

稅斂良厚而終身亦骨肉相聚之樂此豈小利

公之慮及此又安得以一時之見而足非之哉林嗣文

山堂先生羣書考索卷之四十一

